

陳 蝶散文選 (1979-86)

【導 讀】

陳蝶，本名陳婉容（1953-），祖籍廣東梅縣，出生於檳城。現任馬來西亞國安部書刊檢閱員。陳蝶崛起於七〇年代末期，散文和新詩雙管齊下，備受好評。作品曾獲王萬才散文獎、天狼星詩歌主獎、蕭畹香散文獎、砂拉越星座詩社散文第二名、砂拉越星座詩社詩歌入選獎、星洲日報花蹤散文佳作獎。並著有詩文集《蝶之集》（古晉：砂華作協，1989），詩文集《父女圖》（古晉：砂華作協，1992）。

《蝶之集》雖名為詩文集，但新詩只佔全書篇幅五分之一，主要還是散文和專欄小品。當代馬華女性散文作家當中，陳蝶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主要是她較為豪邁俐落的語言風格，能夠在很短的篇幅裡重拳出擊，且進退有據，留下深刻的閱讀印象。

在談陳蝶之前，先談著有《蛻變》（*Matamorphosis*, 1912）等名著的存在主義大師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他的小說是存在主義、荒謬劇、魔幻寫實、法國新小說等文學藝術流派的重要養分來源，對亞洲中文文學的影響也很深遠。卡夫卡認為這是一個荒謬的世界，但罪惡和痛苦的荒謬性根源，在人類內省的不足；自己必須忍耐一切，以致對一切外在的荒謬形成一種習慣的態度，人的存在才自由。

陳蝶在思想上受到卡夫卡的影響，她面對一個荒謬的世界（或者更狹義的馬華社會和馬華文壇），她發現種種令人不恥之亂象與主體意識之間，總是糾葛不清，即使自己「看透了卡夫卡早已看透的荒謬世界」，也不能改變些什麼。人生永遠充斥著兩元對立的矛盾情境，禍福相依，利弊相隨，能不能做一個「又淡泊又入塵」的英雄呢？陳蝶暴露出兩種互相矛盾的格性：入世與出世，後者淡然處世，前者總是希望有所作為。這兩個意識透過「我」（主體）跟「你」（主體的鏡像，或另一個人格）的對話，在〈英雄半在紅塵〉（1979）裡苦苦思索著這個文學志業的大問題。

〈山窮水盡〉（1979）裡的陳蝶為什麼直喊「山窮水盡」？這回她面對的是一個過去式，卻又盤踞在創作生命中的五〇年代陰影，另一方面又感受到八〇年代步步逼近的生活壓力，時間的巨大的壓力讓她窮以應付，不禁想到虛無主義的哲學大師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他認為意志對世界的支配，最終只能導致虛無和痛苦，所以人生是一個大悲劇。山窮水盡之後，陳蝶會去期待什麼？

一九八四年，陳蝶「以自我流放的心情同意被調到砂拉越」（吳岸〈陳蝶印象〉1989）。離開了那個紛紛擾擾的西馬文壇，在田園中獲得一片寧靜（或失去繁華？），直到受邀到西馬赴會，又激起她的雄心和掙扎。剛被田園歲月馴化的情性，會不會再為不平之事而怒髮衝冠？雞犬相聞的安詳和滿座衣冠勝雪的喧囂，究竟哪個才是她內心渴望的日子？〈你去呢，還是不去？〉（1984），讓我們讀到陳蝶的真性情，以及進入馬華文學體制所產生的磨擦。她並沒有像溫氏兄弟在散文和現實生活裡揭竿起義，而是轉化其憤慨於字裡行間。

〈找尋瑪麗〉（1986）是一篇看似歇斯底里，卻很幽默的生活文

章，那是陳蝶散文的另一種風景，擺脫文學與文化之後，明快的節奏感，使這個教人抓狂的情境，變得輕鬆、自在。《蝶之集·第四輯：浮世繪》的短文章，都是這個書寫策略下的佳作。

英雄半在紅塵

你又鬥爭了，跟那些不成氣候的人們。啊！生活是鬥爭嗎？像那些在幹訓練營中的人們握著拳說的？像那些說他們活得萬分充實幹勁衝天的人們寫的？生活是鬥爭嗎？不成啊，我只知寐中做夢最怡情，只看見關河路絕，烏雲蓋天，只憑著顆起落無定的心，諳不盡人間醉醒。我的鬥志如果有，便不會開車時連五次死火*，不會迷戀被窩一如迷戀情人的懷抱一樣。幹勁衝天嘿！我說到做不到，我連給純文藝月刊每月一稿都做不到。我只願你是溫情的詩人，跟我天天品一道黃昏的茶，看晚陽西去，寧你是無名的思想家，引我看透卡夫卡早已看透的荒謬世界。你讀了《鄉村醫生》吧，卡夫卡如不幸生於斯，他終究不會成名，因為這是個講究邏輯的世界，我們飽學的書評家，影評家等諸藝評家是不能接受不合乎邏輯的事理的。他們說應該這樣那樣時，那模樣真是華貴得不能仰視。然而什麼是邏輯呢？喊團結的民族在那裡爭權打架，哭號著求正義的代議士叛黨跳槽，俗子都登了青史，你還在那裡呢？我厭惡跟人鬥嘴逞強的政客，我多麼熱愛那個在黃水河畔小厝中傾聽小雞兒「哥滴滴」地叫著寂寞的少年。他憂鬱的雙眼裡絕對容不下卡夫卡的境界。他對這世界是主張溫情的，他說他老去時要把塵勞忘卻，要拾筆著書。身前身後多少可寫的事啊！做一個主角吧，萬不要像他們一般，一輩子陰笑著瞧別人的熱鬧。其實那又何嘗錯了呢？我是個善於製造熱鬧的人，連老處女座談會都願意參加，刊在《新潮雜誌》，啊月銷

六萬份的雜誌，販夫走卒都看到我的「小照裂嘴笑著老處女」這個名詞，不知崇尚抑是鄙視，不知倨傲抑是後悔。英雄和浪漢是否都會後悔？我是很喜歡熱鬧的，然而多少人看到我的「小名」打成鉛字在月印千本銷七成的純文藝月刊？啊哈那首粵語流行曲唱著「冷風刺骨入肉，一把鐵劍，漂泊同路」。那又怎樣呢？不見血不見淚的文藝不景氣，我自甘做著不爭取提高稿酬的寫作者，因為我不是寫稿取悅消費人的作家。當然像金庸那樣的作家，出版家是理應取悅他的。你是不是作家？出過五本書，都丟在人家的倉庫裡。你揚名是憑著什麼呢？萬不是因著我的書評吧？他們說你的詩遜於我的評哩！我當然存著取悅你的心腸，因為你膜拜普羅米修斯的模樣遠比你提刀的嘴臉更動人。你提筆或提燈會更好，宗教式的感化比文告溫柔千倍。做我一個人的英雄吧，讓我下雨時打傘去救你，讓荒謬的世界兀自打轉。讓我告訴你，那天我碰上一個說伊自己信服真理的人，於是談到佛與上帝與人的道理。我力讚某個孩子問他母親「怎麼樣又怎麼樣？不怎麼樣又怎麼樣」是極令人沉思的禪理，然伊說不是此子刁鑽便是其母捏造事實。我不再開口，只認為伊不是很高的人。你說呢，真理是什麼？〈羅生門〉的劇情只說真理在各人的嘴裡。這是一個羅生門的實驗劇場，人人都說他為著正義鬥爭。如果有得選擇，我放棄任何一種鬥爭。數聲啼鳥幽窗外，驚起山僧掃落花。我怕極那些日日握緊拳頭喊口號的人們，違反人性的自我鞭笞。如果必定要選擇，我要禪衣與愛情。生命的見證也許在於一朵初蕾，我渴望更直接的感悟。你要的可也是這個？你已不是那個在瓜棚豆架下吟詠的少年，無辜而又憂傷，彷彿萬物荒謬都是你的錯。你如今走到那裡去了呢？那些你與之鬥爭的謙謙諸君子，沒一個說他是投機的，只要名字提在龍虎榜上，誰又須要卡夫卡？啊如果有得選

擇，你要素還是要葷？我的心中恆有一個英雄，又淡泊又入塵。我是不做英雄的，我只要最直接的感悟，然而俗子都登了青史，你還在那裡呢？

[*編者註]：死火，即熄火；此乃大馬華人慣用的「廣式」中文語彙之一。

山窮水盡

我笑到把頭深埋在枕裡，你竟說我是野獸派的人。這樣詮釋我的行為，看穿我的今生，痴語無度，賣文求榮，我的境界也只修到小乘，有時候簡直像個歹徒。

這樣沉黑的夜裡，歹徒和老僧也都去睡了。我還要把燈追覓，將好好壞壞看清。

我要怎樣做得像個好人呢？你姑息我的張牙舞齒，縱容我拋掉一些淑女風範，默允我常對某些人的表現刻薄地掩嘴偷笑出語嘲諷。我原不是希望自己這樣啊！我也是迷戀舊秩序的人，那天還特地配了副徐志摩時代的圓邊眼鏡，渴望自己露出優美的傳統，在煙火人間漫遊般過一輩子，天大的使命由別人去承擔。

我有著什麼使命呢？你不要嚇我，馬華文壇的前途？噢馬華文壇的前途跟我什麼相關？我讀過諸君子的苦心，我們剛過懷疑時期。我們要塑造怎樣的形象？這是改革應用文的時期，肩上的舊包袱可以拋棄了，不能老是以古蹟來炫耀。我們要定位，要拿得出東西來，要推翻一大片空白，不再浪漫江湖，寥落無歸。我們被時代逼急了，步履踉蹌得尋不著方向。五十年代的風情似明似滅，正是你的服飾你的懷念和思潮表現的有情溫厚的世界。徘徊在黃泥路，沉醉在夜雨中，在慢半拍的節奏裡品茗熱騰濃郁的咖啡，沉沉訴說童年舊事，苦惱辛酸。也出了書，殘黃的新聞紙，留住五十年代的芬芳，可憑的蕉風椰雨，說書一樣的五十年代風情呵，什麼都在你

的眼裡，而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我但願我是的，也許這樣我們更接近一點，也許這樣我能為自己定位。我們不是選擇時代的人，卻是時代走著，人心不能恆古。你看哪，什麼正在流行？可以給我寫在文章裡，讓百年後我的子孫來懷念。而我是個不肯要孩子的惡棍，八十年代的恐懼病患得很深，我害怕我的小孩無端死於空氣污染，犧牲在第三次大戰的深壕，也怕他浪蕩到不做事，煙酒勝過他母親。一天突然向伊暴喝：「是誰叫你生我來受罪？這世界有什麼給我？」啊，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後我是誰，長大成人方知我，閻眼朦朧又是誰。他母親自己的謎還未解開，伊孩子又這樣問。我有什麼給我的孩子？衣食住行萬幸不缺，我要把什麼給他呢？這是個逃難的世界，胡菊人說他若是逃難，定要帶走一套《紅樓夢》，一架古箏和一部《中國哲學》。《紅樓夢》，人人以懂紅學為榮，大會小會都開過，窮研究它的主題。千百種猜測和假想，千百個紅學專家。我只愛那個空空和尚。廬江煙雨浙江潮啊，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來無一事，廬江煙雨浙江潮。我們也許不須要逃難，我們有國防，有和平條約，開戰的敵人是受過教育的，可是我仍要告訴他一點什麼，告訴他五十年代的淳樸淡泊嗎？告訴他善有善報，人生美好？呵我真怕自己再次失言，因我是個把人氣得咳吐噴出一團火來的人。

我崇信著叔本華，他說人生只是個大悲劇，無分國界和種族，窮人痛苦富人厭倦。而我斷不許我的孩子認識叔本華。萬一不幸遇到，我也會大聲喝罵他：「幹嘛要看這個德國大混蛋，言行不一致，騙人說，人遭遇到不幸要毫無防衛地接受，可自己怕死怕到加三級，睡覺時要把手槍放在枕頭底下。」我的人性和那麼不完整，可我的枕頭底下是放著情人的信，寫著世紀末的愛情，在驚魂的世界中相愛，在緊張的間隙中相擁，瘋狂地抗拒也瘋狂地接受。

在如此沉黑的夜裡，完整不完整的人都各自去作佛洛依德的昇華和追覓。我也還未睡去，正追覓你黃泥路上的足跡，來充實文學的空間。怕它窒息死在詩人們建造在熱帶的一座「江南」裡，定不得位。怕它被時代的演進逼到絕路去，與煤煙為伍。啊那絕不是我的錯，我的錯是走到愛情的死路，看不到柳暗花明。

你去呢，還是不去？

回來數天，以為除了山中花事，沒有天下雜事，你就來了信，問我那盛大而又重要的文學大會，我是去呢，還是不去。

沒想你會問訊而來的。悄悄回來，是母親頻說新種的玫瑰已抽了芽，並有的開了初蕾，非洲菊已增植到十八種花色。三頭家犬對那不常回家的主人定也在時加盼望。吉隆坡縱教我好生迷戀，而山上良田一片，花事正忙，怎不放下一切趕將回去？

我的鄉愁不再是那空山明月，不再是淒清的迷情，我的鄉愁在時間的改變中，漸漸從一首詩的虛幻演變成一片泥土的實在與芬芳，每次歸來，每次愈加地深切。是啊在時間的改變中，我不再頻說孤獨，不是說要寫一篇〈紅顏未老〉的散文麼，仍然充滿激情地活著，在一座教我迷戀的城裡。因此你知道我尚需要文字的喧嘩。你知道的，你卻又問我，是去呢，還是不去？

我後悔沒有約你上山，教你看我鄉居的新膠葉，那藤黃色的細葉子，怎樣在風中簌簌抖著；我從前種下的九重葛，怎樣努力地用深深的紫紅，裝點著整片山頭！賣錢與不賣錢的花兒，同樣被我們愛著。

你如果來，看到一個頭戴笠，手荷鋤，雙腳踏在泥團裡的村姑，你會認出我來麼？你看到一個大口灌著唐茶，蹲坐在山石上的鄉下人，你會記得麼，曾經，你與我對坐在寧靜的咖啡館裡，啜著精緻杯子裡的飲品，輕彈煙灰，笑談人間事。

如今我抓鋤的雙掌起著老繭，久不事農的身手極其辛苦地鋤著長及膝蓋的野草。我極目四面的萬樹千山，山外的海峽，海上的雲空，曾經，在一個夢裡，我與你踏過山踏過水，你是能與我共山共水的人，縱使只是一個虛迷的表相。三十歲以後還做著夢，是不是一種荒謬呢？三十歲以後從群體的喧嘩中隱退，是不是一種做作的自我孤離呢？我經常走在當陽的鬧市，立在人多的巴士總站，心中想要給你寫一篇恬淡順暢的散文，而經過幾許歲月之後，我的文章不再是大生大死的衍生與幻滅之情，我的才情是否已隨著這樣而漸漸消失？也許你是能夠替我下結論的，你能麼？文學大會那裡，你又是去呢？還是不去？

你要多久的時間來考慮呢？考慮一次赴會的行程，考慮如何總結一個文運的滄桑起落，而你如果成行，你會提出來麼？一個久結在我胸中的病結，如果散文也可以朗誦，如果分得清作家與稿匠……啊如果文學可以淨化政客的心靈，公函在催，大會在即，你是去呢，還是不去？

而我山上的農務無人相催，卻有扁豆快長的藤苗，牽牽纏纏的往棚上攀繞，豆角早開的花告訴我它須要更多水分，我平靜地告訴自己，我只是一個農家。在平靜的歲月裡，我更急切地要給你寫下清麗的散文，我不曉得能不能夠，我是經常怒髮衝冠地激動的人，我的眼耳鼻舌身意稍為接觸到凜然的事物，便急得要起來鬥爭，連看著電影的畫面，都在心中起稿，如何扮演一個有作為的角色。可是最近我發現自己的理想是在山野裡終老，我驚異於自己過去勇於站在人前講說，也許因為遇見了許多人，自己經過一層一層的濾化，才漸漸地了解了自已。我害怕到了人多那裡，忘記我只是一個農家的身分，會把我壓抑許久的激動，說成一個難過的哽然，說不出口

的激動，是傷人的疾病，我想我已把這病向山中去醫，且正逐漸復原。而如果你在，你會用溫和的眼神望我，只有你了解我道路的寂寞，只有你懂得我唸一篇聶華苓懷念殷海光而作的散文時，胸中那股對現有散文的絕望。對現代詩的絕望。後來我在鍾曉陽的散文裡尋得一種可期許的雋永之美，心中便有了安慰。而你，在你應當給我支持的時候，你又是去呢，還是不去？

你對我也許有更大的期許，你還允許我動輒拂袖而去的粗率麼？你也發現了沒有，我近來很有心要學一點你的溫柔敦厚，這樣，我筆下文意必定減少許多戾氣，而代之以怡然淡定。如同山上雞犬相聞的安詳。我真是時時這樣想著，雖然天天走在鬧市的街上，但胸中尚有風起雲湧，滿座豪傑的等待。是啊滿座衣冠似雪，筆下一時多少磅礪，多少豪情相互湧撞。

啊三十歲以後，還許多如此的激情麼？我轉而渴望你溫和的眼神，尋找一直不知道的答案。然而我知道我必定寫得成的文章，不是揮劍成舞的一片霸氣，必不是臨場奪席的一派浮誇，那時候，我文章中的文氣，必定像山上的靄嵐一樣，籠罩我的一身。而你，你到底去呢，還是不去？

找尋瑪麗

他們告訴我你不在，我是多麼驚惶。

我已坐在自己認為最熟悉的位置上，等你前來服務的。

連皮包陽傘（哦不對，是稱做雨傘，近來陰雨綿綿，陽光早已退位了。）都隨手慣性地一丟，一伸手熱茶就有人捧送過來。

頭一句必問道：生意卡好無？

今次她們沒有回答。這時我才發現如此開聲真是有點那個，因為整間屋裡的大鏡中雖然人頭疊疊鬼影幢幢的，卻只是我的人影在互相交疊著，形成一個熱鬧的假象。

鏡中眾手同時往鬢邊摸去，口中喃喃：「又長了半寸。」彷彿鏡中亦有回聲。

她們才慢慢從後面踱將出來。

「那位遞茶的是新學徒吧？」總要找些話來點綴一下場面的。下一句就要表達對新入行者的敬意，但心中叫她勿要擺弄我的頭髮的時候，她手中的白布大圍巾便刷地蓋到我的身上來，像鬥牛士蓄意去逗弄一頭無知而無辜的野牛一樣。

這是怎麼回事啊，瑪麗！

我大聲喊叫，可是她們罔顧我的人權的嘶叫，她們厲害地把野牛當做羊羔來處理。她們的表情像是身負重任的新官那樣，火頭至少二千度，但是要等到她們平息下來其實也不會很久，然而我完全沒有獲得喘息的機會，僅僅是喘息而已。

我的頭頂濕了不知名的液體，我的眼睛視線模糊，我心中狂急，我的眉一定已經潰不成軍，兵敗如山倒了。天啊，他還會輕吟眉似春山麼？

瑪麗瑪麗你在那裡？

你要是在，斷不會如此折磨我，你要是在，我即使抗議你讓洗髮水流到我的腮紅上，也不會怪叫起來，而暴露了真面目的！

可是瑪麗你在哪裡呢？

她們使勁地刷著我的頭皮，出力地敲打我的肩膀，報仇似地捏動著，掀刮著我的頸筋，而她們是誰呢？

瑪麗我只跟你熟悉，我只可以把頭交給你而放心專注於手上的雜誌。我在這小小的城裡把頭顱像南瓜一樣逐次叫人試驗和剪裁。他們把收費快樂地打進收銀機裡去，把憤怒和失望粧在我的臉上帶回來。我沒有翻過臉更沒打過架，因為深知鏡裡有一張與我最親近的臉逐漸老醜，唉如此說還是對自己充滿安撫和不忍，充滿假假的希望。

是以我從來沒有重複光顧過任何一間美髮店。但是這座城委實太小了，我又找不到治本不治標的上策，我的意思是說，在不必舞刀弄斧的情形之下，換到一張稍為令人滿意的臉孔，後腦也可以不必那麼扁平。

可是瑪麗，她們沒讓我有靜心思考的一刻，即使是思考最切身的課題。

瞧，她們把我的頭按到盥洗盆裡去，我不明白一個陌生的頭顱交給另外陌生的人去擺布是人類歷史之中哪一門子的關係，而這伙正忙著的主僱們連對方姓甚名誰都不清楚。

水調得熱些行嗎？在沒有人氣的，對不起，在缺少嘈鬧的空間

冷水使我的毛髮發生冷感，我無能地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

呵呵是太稀薄了。

你看，瑪麗，如果你如此對我說，我是不會動氣的，你畢竟使我夠膽對鏡撩弄姿態，你的顧客們都對你說了公道話沒有？

你難道等不及我對你讚美就離去？你不會在乎一個特別須要你服務的陌生人麼？瑪麗。

我想我知道真相了。

我薄弱的力量像我薄弱的頭髮一樣，無能為你做些什麼，我只想問你，這一期的姐妹，你有買沒有？

可是你連地址都沒有留下。

假如逐一去向小城的美髮店打聽，我還會找到你麼？

唉我其實不是找你，我是找我的自信，瑪麗。是你帶走了它。

來了，她們已經吹乾我的濕髮，正舉起剪子修葺籬笆一樣對付我的瀏海來了。

她們最愛把我弄得禿禿的，把愚蠢的長相暴露無遺。我維護自己而作的掙扎她們又視若無睹。

瑪麗你又如何為自己而掙扎呢？

你可以拒絕一切酬酢一切邀請，可以不去聆聽任何致詞和出席聚會嗎？

你也可以拒絕裁員麼？像我試圖拒絕一個新髮型一樣？你是否也像我一樣無奈，是以連鬼哭神號都免了。

你到那裡去宣洩你的情緒了呢，瑪麗？

何不去參加一次有獎遊戲，即使付了機票，那獎金還比一份月薪豐厚，而落選的話也得到了宣傳，連失敗這樣的恥辱，也會在電視台發揚光大，我為失敗乾杯！為失敗喝采！我還預言許多不良意

識會在新的年代裡抬頭。我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迎戰一切不符合我的意願的事項。

她們即使在我的頭髮上注下滑機油，我也會一樣樂觀。

天呵鏡中那個異類，便是一個叫做「我」的生物麼？瑪麗你到底在哪裡？